

# 《认知诗学——目标、成就与空白》评介\*

浙江工商大学 尚必武

Geert Brône & Jeroen Vandaele (eds.). 2009. *Cognitive Poetics: Goals, Gains and Gap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Vii + 560pp. ISBN 978-3-11-020560-2 (hbk).

## 1. 引言

1992年,Reuven Tsur的《建构认知诗学理论》一书开认知诗学之端绪。十数年来,认知诗学已经发展成为学术热点,受到学界极大关注。时至今日,颇有必要回首对之进行总结,审视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梳理认知诗学的研究现状,界定研究目标与范畴,反思其空白与不足,从而统一对其认识。基于此,2009年德·格鲁特出版社推出了《认知诗学——目标、成就与空白》(Cognitive Poetics: Goals, Gains and Gaps, 2009,以下简称《认知》)一书,对认知诗学的目标、方法和研究基础作了跨学科式的批评。该书几乎汇聚了当今认知诗学研究领域的所有重量级学者,如Peter Stockwell, Elena Semino, Margaret H. Freeman, Reuven Tsur, David Herman, Meir Sternberg等,为认知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 2. 内容简介

除“导论”和“尾声”外,《认知》共由四个主体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冠名“故事”(story),由三篇长文和三篇短评构成,分别涉及文本世界、叙事分析、人物等。首篇文章聚焦“文本世界”这一话题,由Elena Semino撰写。Semino以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达菲的《米达斯夫人》为例,讨论了文本世界研究的可能世界方法与认知

诗学方法(主要是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在点评文章中,Shweta Narayan认为概念整合理论可以解释读者对故事世界的动态建构,以及文本世界对读者情感介入的引导。第二篇文章出自David Herman之手,主要聚焦于叙事分析的认知方法,进而研究语言、叙事与心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点评文章中,Peter Stockwell高度赞赏了Herman的认知叙事学研究,并强调认知科学是推动叙事学研究范式革新的动力。最后一篇文章的作者是Jonathan Culpeper。他主要讨论了阐释的变化性、个体阐释与共享阐释、文本信息与读者阐释的前期知识、语境之于阐释人物的作用等。在点评文章中,Uri Margolin着力区分了“人物”和“人物刻画”这对概念。

第二部分取名“影像”(figure),由三篇长文和两篇短评组成。首篇文章由Margaret H. Freeman撰写,主要涉及“诗学象似性”这一话题。Freeman以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苏珊·朗格的心理感觉理论等三种哲学方法为理论框架,以哈代、狄更森的诗歌为语料,讨论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辨析了“诗学象似性”与“话语象似性”之间的差异。在第二篇文章中,Gerard Steen主要考察了诗歌中的隐喻。他以丁尼生的诗歌《深红色花瓣睡着了》为例,提出了辨别隐喻的若干步骤。Ming-Yu Tseng对上述两篇论文做了点评。他认为,无论是“创造性隐喻”还是“诗学象似性”都具有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青年课题(编号:10YJC752033)、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编号:2010Z06)、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Y201016253)、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象征意义，它们都是能指。在最后一篇文章中，Reuven Tsur 从“格式塔理论”出发，以诗歌、音乐和视觉艺术为考察对象，探究了“影像—背景”之间的关系。在点评文章中，Tony Veale 不仅高度评价了 Tsur 关于“影像—背景”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还论述了当“影像—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生颠倒时所产生的幽默效果。

第三部分以“立场”(stance)命名，由三篇长文和七篇短评组成。第一篇文章为 Eleni Antonopoulou 和 Kiki Nikiforidou 合著，旨在利用“构式语法”来分析文学文本中的幽默语言。在点评文章中，Salvatore Attardo 认为，Antonopoulou 和 Nikiforidou 关于幽默的研究与自己的“幽默语言的普遍理论”并不冲突，但他不赞同他们把幽默看作是对语言的“标记”或“偏离”的说法。在第二篇文章中，Barbara Dancygier 和 Lieven Vandelanotte 首先提出了“距离型话语”这一概念，用以区分时间距离、社会距离、元语言距离或认识距离等。在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等三种语言思维再现类型的基础上，Dancygier 和 Vandelanotte 提出了“距离型间接引语或思维”这一新类型。在点评文章中，Jeroen Vadaele 对“距离型间接引语或思维”这个概念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尽管名词或代词有可能是建构空间距离的重要手段，但指称和语法控制不是创造语言思维再现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在回应文章中，Dancygier 和 Vandelanotte 认为，认知语言学把“形式—意义”的对应关系看作是认知动因的模式，而不是在形式上绝对地“一一对应”。在第三篇论文中，Rachel Giora 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 Raymond W. Gibbs(2002)提出的“反讽情景”理论，即“反讽情景”所涉及的语境会提升或增强反讽阐释。在各自的点评文章中，无论是 Albert Katz，还是 Edmond Wright，都对 Giora 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Katz 认为 Giora 等人的研究方法存有问题；Wright 认为 Giora 等人的研究不能扩展至真实生活或文学

作品的实例之中。在回应文章中，Giora 等人对 Katz 和 Wright 的质疑加以辩驳，认为实验数据基本证实了自己的论点，是值得信赖的。

第四部分取名“批判”(critique)，旨在考察认知诗学的认知属性。Max Louwerse 和 Willie van Peer 撰文指出：认知诗学并不是直接应用认知科学的所有原则，而是有选择性地运用这些原则。他们通过“潜在语义分析”(LSA)来验证 Stockwell(2002)的部分论点，如影像和背景、原型和阅读、概念隐喻等。在点评文章中，Dirk Geeraerts 一方面承认 Louwerse 和 van Peer 以语料库为基础来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具有新意，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 Louwerse 和 van Peer 反对认知诗学“体验”形式的论点具有误导性。在回应文章中，Louwerse 和 van Peer 对 Geeraerts 的批判加以反驳，声称他们既没有在认知诗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之间划上等号，也没有强调象征方法和体验方法孰优孰劣。

“尾声”由 Meir Sternberg 撰写，主要从叙事研究的行动模型、人物角色、话语与情感、以及视角与语言等角度，对《认知》，尤其是对 Herman 的文章进行了详尽的批判。

### 3. 简要评论

同《认知诗学导论》(2002)、《认知诗学实践》(2003)、《认知文体学》(2003)等三部认知诗学的标志性论著相比较，《认知》一书在内容和形式上既有继承又有所突破和创新。

首先，就研究内容而言，《认知》不仅涵盖了前三本认知诗学所讨论的主要论题，如影像—背景、概念隐喻、认知语法、文本世界、认知指称、心理空间等，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认知诗学的研究范畴，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如认知叙事学。Sternberg(2003: 301)认为，“从广义上说，叙事作为再现事件的话语，总是处于文学系统的中心，因此也是文学批评的中心”。认知诗学作为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叙事文类自然是无法饶过的论题。在《认

知》中,认知诗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Stockwell 指出,作为一项研究课题,认知叙事学具有革命性质。把认知叙事学纳入认知诗学的范畴,是《认知》的一大亮点。

其次,就编写方法而言,《认知》一书与前三部认知诗学著作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再以理论视角来编排章节,而是按照研究论题把收录文章划分成四个主要板块,如故事、影像、立场、批判等。并且,在每篇主体文章后面,都附有针对该文的评论文章,甚至还有原作者对评论文章的进一步回应,从而使得对每个论题的讨论更为深入。在“导论”中,主编 Vandaele 和 Brône 曾对这样的编排方法作了介绍,即:第一、讨论认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核心论题和概念。这些概念主要包括体验认知、结构和概念化、视点、心理空间、象似性、隐喻映射、概念整合、构式语法、影像—背景等。编者们希望从这些概念出发,可以更加系统地发掘认知诗学的阐释潜力,如文本世界、人物或人物刻画、叙事视角、幽默、情感、诗歌意象等。第二、为加强认知科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话,《认知》仿照《行为和脑科学》杂志的做法,在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一篇短评。撰写点评文章的作者都是某个论题、方法或理论的权威或专家,他们对具体章节的主要内容加以评论,指出其长处与不足。有时,论文的作者还对点评文章加以回应,从而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论点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Vandaele 和 Brône 希望通过评论文章和回应文章,可以对认知诗学的主要目标、成就和不足作一个平衡式的阐述。整体看来,《认知》基本实现了上述两个意图。

再次,就认知诗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而言,《认知》似乎没有摆脱前三部认知诗学著作的窠臼。该文集的大部分文章显然都是采用了直觉阐释的方法,而对新兴的实证研究方法应用不足,这显然是当下认知诗学研究的通病。从《MIT 认知科学百科全书》来看,认知科学主要包括六大领域: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与语言,以及文化、认

知和进化等。虽然认知诗学是以认知科学为理论框架发展而来,但现实中却存在两种类型的认知诗学的局面,即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认知诗学与以一般认知科学为基础的认知诗学,前者是狭义的认知诗学, Peter Stockwell, Joanna Gavins, Elena Semino, Margaret H. Freeman 等是其代表人物;后者则是广义的认知诗学,代表人物有 Reuven Tsur, Jonathan Culpeper, Willie van Peer 等。作为德·格鲁特出版社“认知语言学应用系列丛书”的第 10 部,《认知》虽然也有个别章节以广义的认知科学为研究基础,如 Tsur 关于“影像—背景”的研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认知语言学方法和概念的应用,依旧属于狭义的认知诗学范畴。

笔者以为,当下认知诗学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广义的认知诗学,使得两种类型的认知诗学得到平衡协调的发展。在此之后,认知诗学研究将步入第二阶段,即探索广义的认知诗学和狭义的认知诗学如何在不重合的层面上可以互相补充,相互借鉴。在《认知》的“导论”中,两位编者殷切希望该书可以“进一步促进认知诗学这项事业的深入发展”(25)。对此,我们也有着同样的期待。

#### 参考文献

- Gibbs, R. W. Jr. 2002. A new look at literal meaning in understanding what is said and implicated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4: 457-486.
- Sternberg, M. 2003. Universals of narrative and their cognitivist fortunes (I) [J]. *Poetics Today* 24: 297-395.
- Stockwell, P. 2002.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收稿日期:2010-05-02

作者修改稿,2010-11-29

本刊修订,2010-12-28

通讯地址:310018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biwushang@gmail.com>